

爲了能通過「倫理與科學哲學」課程的要求，正絞盡腦汁寫 paper。因爲指導教授要我從「古典修辭學」的角度分析保羅書信。這個讓人腸枯思竭、痛澈心扉的報告寫到一半，二月已經結束了。才驚覺似乎剛看完 101 煙火沒多久，中華民國 101 年就過了六分之一。埋首讀書，竟不覺光陰似箭、日月如梭。決定先停筆一下，改寫定期要出刊的雙月家書。

沒想到此時腦海還是一團糯米麻糬，坐著半天，也擠不出半個子兒。隨手上網看一下國家社會大事，發現大小新聞八卦都被林來瘋給佔了頭條。美國的林來瘋打球打到爆紅，大家不知道挪威有個林快瘋讀書讀到爆肝。美國的林來瘋又叫林奇蹟，挪威的林快瘋漸成林古蹟。看來如果不練出個九陰白骨爪，讓林快瘋變成林癲瘋，再進化成林超瘋，大家不知道，原來不是打 N 逼 A，去讀神學也可以榮耀主。

轉頭看著窗外，只見白雪皚皚，冰風呼嘯（照片一）。多月以來，陽光不露、積雪不退，人都快凍僵硬化了。再這樣下去，還未見信神江東父老，就可能成山頂凍人，因此決定去練功。當下心意已決，雙掌一按，便從座椅上緩緩彈起。在旁伴讀的小黑大驚失色，以爲主人要幹什麼傻事（照片二）。我連忙解釋，此時冰天雪地，正是練功追瘋最佳時機，此時不練，更待何時？於是我開始熱身，接著重裝上陣（照片三）。我身穿保暖排汗衣、腳著耐吉塑釘鞋、腿綁彈性護膝帶、手帶防寒止滑套，最後拎著全新橄欖球，在天寒地凍的雪地上，奔跑追逐這顆球。整整跑了一個鐘頭，只有一個觀眾。他默默著看著我，忠實地爲我守望，即使被大雪淹沒、忍寒風刺骨，也要爲我按讚【注意他的左手】（照片四）。

這位觀眾就是達老，上期家書已有簡介。他告訴我，這麼多年以來，這個校園終於有一個比較像知音的人出現，心中多麼欣慰。當年（19 世紀末）他堅持深入非洲蠻荒宣教，就在他去之前不久，一個前輩才剛被當地土著殺害，雙眼被挖，聖經被刺，但他仍要去，大家都說他是達起瘋（唸台語）。現在竟然有一個台灣人在作挪威人都不敢作的事，就知道我瘋期不遠，他也可以含笑九泉了。

拖著冰凍的身軀，我回到宿舍，再花一個小時的時間沐浴，才把身體解凍。不過腦袋好像還沒還原。刷牙的時候，覺得口中的牙膏怪怪的，有清涼感覺，但味同嚼蠟，而且參雜細小的顆粒，又未口吐白沫。仔細檢查，才發現刷的是我最心愛的 Biore 男性專用黑白柔珠洗面乳！它的功能是去除臉上粉刺及角質，卻誤使我的口腔光滑潔淨。難道我已練出九陰白骨爪的第一式：刷牙無悔？

這種經歷，到底與因信稱義有什麼關係呢？

有的！而且有密切關係！因為我已漸漸進入「現在活著的，不再是我」的地步！至於是不是能達到「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」的境界，雖還有待努力，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，我好像還蠻能適應這種改變。

挪威人很重隱私，平時沒有很多交流互動，也不會有一大堆聚會。如果去拜訪人，包括看醫生，一定要預約，預約後沒去診所要賠錢。見面事先還要說待多久，而且一定要準時。換句話說，人與人之間相互尊重程度極高。在此讀書，如果別人看我專心致志，他們一定不會來打攪我，不管是勸我休息或是叫我吃飯。當放假期間天才挪威同學都去度假時，我就一個人留在圖書館大廳 K 書，你們說這樣會不會有加速變成林超瘋的可能性呢？

老婆知道我在這裡很拼，所以常會留意我的健康，提醒我的飲食。有一次我們在線上用 skype 交談時，我一直打嗝，老婆就提醒我，這時絕對不能放屁。我問她何出此言？她說：「如果那樣，你就會嗝屁了！」

又有一次，老大明謙也在家中跟我 skype，他問到挪威天氣如何？我說這三個月來，日曬時間不超過 12 小時，這裡的人好像比較容易 blue。大概是我寫不出報告，也面帶 blue，愁眉深鎖，他又問我最近是否常使用電腦，而且常把資料備份在 D 槽？我正奇怪他何以知之甚深，他說這就是問題所在，因為我常進入 ㄉㄨㄛ，以後要避免。而且他還提醒我，家書不要講一大堆神學、異象啊，要多講八卦。因為神學使人昏昏欲睡，唯有八卦能喚醒人心。

寒假期間，寒流來襲，有人送了一鍋雞酒來孝敬我老婆，是正宗客家用全米酒燒製的。老婆就在 skype 前面吃，雞塊還冒煙，恨得我牙養癢的。我問說，湯那麼濃，你怎麼吃了兩碗都不會醉？此時小兒明諒也在家，他趕緊插嘴說，因為媽媽是個謙卑的人。我正在用「古典修辭學」在思考時，明諒說：難道你沒聽過 ㄉㄨㄛ 不醉嗎？

原來，瘋是會傳染的。誰叫我們住在瘋城這麼久。想起 20 年前搬來新竹，一家四口共騎一台機車，以四貼方式穿越大街小巷、購物、逛街、訪友、聚會、講道、探訪、外食、接送，最遠還會這樣騎到竹南，參加一位好友的牧師父親退休禮拜，再快快樂樂騎回來，海邊的強風，卻讓我們貼得更緊。現在想想這會不會是瘋的前兆？

嗯.....，我是不是變得語無倫次了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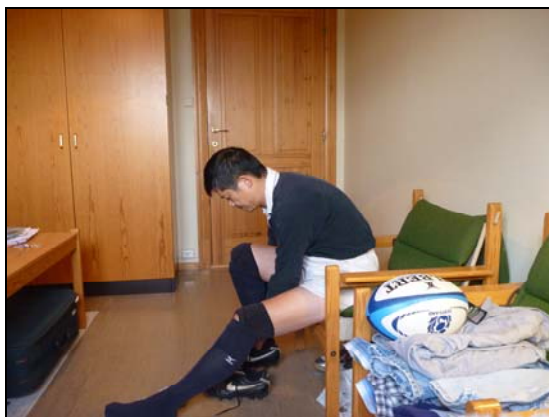
照片一：冰天雪地



照片二：小黑伴讀



照片三：重裝上陣



照片四：達老看球

